

## “会稽二清”论略

卢燕平

(绍兴文理学院 人文学院, 浙江 绍兴 312000)

**摘要:** 中晚唐江南诗僧在唐诗作者群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被称为“会稽二清”的清昼、清江, 又是其中的佼佼者。文章论述了“二清”名称的由来、“二清”的交游、其诗歌手法在入静、诗禅互喻、意境表现等方面对于中晚唐僧诗的代表性。

**关键词:** “会稽二清”; 入静; 以诗喻禅; 造境; 诗悟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124(2012)01-0007-06

### 一

“会稽二清”, 指唐代诗僧清江和皎然, 语出自唐代赵璘《因话录》卷四“江南多名僧”条: “贞元、元和以来, 越州有清江、清昼, 婺州有乾俊、乾辅, 时谓之会稽二清、东阳二乾。”《因话录》的作者赵璘, 是唐德宗时宰相赵宗儒的侄孙、关中贵族柳氏的外孙。显赫的家世使他多识朝廷旧事和唐人故实, 书中所记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由他所记可知“会稽二清”的名气传布江南, 是中唐德宗贞元年间、宪宗元和年间以后的事。

关于“二清”的乡籍, 史料头绪比较分明。《宋高僧传》卷一五《唐襄州辨觉寺清江传》: “释清江, 会稽人也。不详氏族。”此外, 《唐才子传》卷三“清江传”、《全唐诗》卷八一二清江小传也说清江是会稽人, 这个小传中并且又提到“二清”的称号: “大历、贞元间, 与清昼齐名, 称为会稽二清。”

被称为“会稽二清”之一的皎然, 其出身和主要活动地其实在湖州。皎然字清昼, 由此被时人作为“二清”之一。俗姓谢, 是谢灵运的十世孙, 吴兴人。吴兴即今浙江省湖州市一带。三国时因吴置吴兴郡, 隋仁寿二年, 因太湖改名为湖州, 后废。唐天宝年间又重置。赵璘之所以把湖州的皎然列入“会稽”之“二清”, 并非他不谙地理, 可能是用秦所置会稽郡名。秦时置会稽郡,

治所在吴县, 地当现在的江苏东南及浙江西部。他这里说的时人所谓“会稽”, 是泛指江浙一带。

“会稽二清”在唐代诗僧及僧诗中地位很高。唐代诗僧见于《全唐诗》者有一百十五人, 其中除初盛唐的十余人外, 绝大多数出现在大历以后的中晚唐。<sup>①</sup>在地理空间上, 又多出于江南。如刘禹锡《澈上人文集记》: “世之言诗僧多出江左。灵一导其源, 护国袭之。清江扬其波, 法振沿之。”南宋尤袤《全唐诗话》“僧可明”条也说: “南方浮图, 能诗者多矣。”而在当时南方的众诗僧中, “二清”以他们在士、僧中交游的广泛, 及其诗风、诗论的代表性, 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清江的诗作, 《新唐书·文艺志》没有著录。《又玄集》卷下载其诗二首。《唐音癸签》卷三十记有《十哲僧诗》一卷, 写明清江等撰。《全唐诗》卷八一二收清江诗一卷。皎然所存作品远丰于清江。其诗有《杼山集》。贞元年间唐湖州刺史于頔编定此集, 并作序: “贞元壬申岁, 余分刺吴兴之明年, 集贤殿御书院有命征其文集, 余遂采而编之, 得诗笔五百四十六首, 分为十卷, 纳于延阁书府。上人以余尝著《诗述》论前代之诗, 遂托余以集序, 辞不获已, 略志其变。”<sup>②</sup>贞元壬申岁为贞元八年。又据皎然《诗式》中《中序》一文, 他的著名诗论专著《诗式》成书于贞元初。可见贞元前期, 皎然已达到创作高峰。《全唐诗》

卷八百十五至八百二十一收其诗七卷,小传云:“文章俊丽,颜真卿、韦应物并重之,与之酬唱。”皎然诗名由此可见一斑。而清江的诗名,除刘禹锡《澈上人文集记》提到外,又有《宋高僧传》的记载:“于浙阳天竺戒坛求法,与同学清源、从守直和尚下为弟子。还,听习一公相疏并南山律钞。间岁,精义入神,举皆通畅,而善篇章。”<sup>[2]</sup>“守直”应作“守真”。皎然为守真作的塔铭并序,记载守真大历二年至大历五年三月“寓于龙兴净土院”。<sup>[2]</sup>据此,清江在大历二年至四年从守真求法时就已有诗名。

## 二

关于“会稽二清”的交游,当以皎然的交游为著。皎然不但以其诗论在唐诗论乃至中国古代诗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中唐江南辈出的诗僧中是佼佼者。他交游广泛,传名甚广,在大历年间的湖州文人集团中充当了组织者的角色。大历年间“湖州文人集团的第二号人物是皎然……颜真卿来湖州前,皎然便与湖州刺史卢幼平、武康令韩章、以及卢藻、李恂、郑述诚、杨秦卿、潘述、汤衡、陆羽、顾况等多次联句赋诗,这是湖州诗会的前奏。颜真卿离湖州后,诗会继续活动,主盟诗会的就是皎然。”<sup>[3]</sup>

皎然《诗式》的成书及他的创作高峰,和他与颜真卿、陆羽、灵澈的交游、切磋不无关系。皎然《诗式·中序》自道:“贞元初,予与二三子居东溪草堂……所著《诗式》及诸文笔,并寝而不纪。”“二三子”指灵澈、陆羽。“东西草堂”指西林寺。这点可引辛文房《唐才子传·皎然传》的记载为证:“往时住西林寺,定余多暇,因撰序作诗体式,兼评古今人诗,为《昼公诗式》五卷,及撰《诗评》三卷,皆议论精当,取舍从公,整顿狂澜,出色骚雅。”可见贞元初年(785年左右),皎然受这些名士、高僧影响,已在勤奋创作和广泛交流的基础上编定了《诗式》。

皎然交游的朝廷和地方官员不少,与颜真卿、陆长源、韦应物、卢幼平、袁高、李纵、李萼、李洪等都频频酬唱。在高僧和隐逸文人圈中,陆羽、秦系、灵澈等,都是其至交。此外见于其集的酬唱较频者还有皇甫曾、阎士和、荆济、薛谊、杨瑛、吴冯等人。下面就他的一些主要交游者略加分述。

### 颜真卿

据留元刚《颜鲁公年谱》,颜真卿大历七年九月任湖州刺史,八年八月到任。在任至大历十二年四月,奉诏入京为刑部尚书。殷亮《颜鲁公行状》称他“以约身减事为政,然而接遇才人,耽嗜文卷,未尝暂废焉。”<sup>[4]</sup>所以在其麾下形成一个文人群体。在这个群体中,陆羽、张志和等为隐士,吴筠为道士,皎然则跻身于颜公所接遇的僧人中。

皎然与颜真卿当时交往密切、唱和甚频。《全唐诗》卷八一五至八二一所录皎然的七卷诗中,与颜真卿唱和的就达二十二首之多。颜氏来湖州前,皎然便与当地官员、文人酬唱赋诗,大家形成了聚会赋诗的习惯。颜氏大历七年至十四年任湖州刺史期间,更成为这个文人群体活动的组织者。这些文人除私下酬唱外,多次聚会联句,从皎然与颜真卿的诗来看,有以下主要聚会活动。

一是围绕修《韵海镜源》的联谊活动。皎然诗题有《奉和颜使君真卿修〈韵海〉毕,会诸文士东堂重校》《奉和颜使君真卿修韵海毕,州中重宴》《春日陪颜使君真卿、皇甫曾西亭重会韵海诸生》《奉陪颜使君修韵海毕,东溪泛舟饯诸文士》。借修《韵海镜源》,就有东堂重校、州中重宴、西亭重会、东溪泛舟的四次聚会,可见这个群体的同气相求和创作热情。

二是游赏联句,规模较大的有“登岷山观李左相石尊联句”、“与耿韦水亭咏风联句”、“又溪馆听蝉联句”等。<sup>[5]</sup>

据颜真卿《杼山妙喜寺碑铭》一文,颜真卿初到州,曾在皎然、灵澈、陆羽同住的妙喜寺旁建亭,可见二人一见如故,其友谊从颜氏到湖州任所就开始了。在编修《韵海镜源》的过程中,颜真卿对皎然的诗才逐渐了解,并推崇备至。他在《妙喜寺碑》文中讲述了此书的修撰过程,并在文末说:“时大德僧皎然工于文什,惠达灵晔,昧于禅诵。”皎然则在《奉和颜使君真卿与陆处士羽登妙喜寺三癸亭》诗中视颜氏为“禅侣”,可见诗才、禅心成为二人结谊的基础。在皎然与官方人士的交游中,颜真卿是皎然倾注了真挚友情的唯一一人。他的《奉贺颜使君真卿二十八郎隔绝自河北远归》:“相失值氛烟,才应掌上年。久离惊貌长,多难喜身全。”表现战乱中的牵挂,

足见二人深分。

陆羽

陆羽是中唐时湖州著名的高人隐士，在茶文化和湖州方志等方面多有著述。据《全唐文》卷四三二陆羽于“上元辛丑岁”二十九岁时作的《陆文学自传》，陆羽生于开元二十一年，旧居在山南东道竟陵郡所属的竟陵县（今湖北省天门县附近）。他是竟陵禅师智积捡于水滨的弃婴，被智积收养为弟子，后为隐士。至德初，因中原兵乱，渡江南下，辗转至越中。于上元元年隐居于吴兴苕溪旁，“闭关读书，不杂非类。名僧高士，谈燕永日。”他从这以后直至贞元四年移居洪州前的二十多年中，一直住在吴兴，与僧道名士广泛交游，特别是与皎然成为挚友。他的《陆文学自传》自言“与吴兴释皎然为缁素忘年之交”。暂宁《宋高僧传》卷二九《唐湖州杼山皎然传》也说皎然“以陆鸿渐为莫逆之交。”陆羽生性淡泊，喜好闲适，远离尘世官场。《唐才子传》说他“工古调歌诗，兴极闲雅。”惜其诗集已佚。《全唐诗》卷三〇八有其古调歌诗一首，亦见于《国史补》、《因话录》、《唐诗纪事》诸书：“不羨黄金罍，不羨白玉杯，不羨朝入省，不羨暮入台。千羨万羨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其情怀可见一斑。皎然因此与他同气相求。

皎然与陆羽交往酬唱的诗见于其集的有十二首，写共同登临、相聚饮茶、携游同宿等交谊情事。其中两首写自己独访扣关，表情尤为自然深切。如著名的《寻陆鸿渐不遇》：“移家虽带郭，野径入桑麻。近种篱边菊，秋来未著花。扣门无犬吠，欲去问西家。报道山中去，归来每日斜。”所记和《唐才子传》中“或行旷野中，诵古诗，裴回至月黑，兴尽恸哭而返”相合。从皎然的字里行间里，流露出对这个“当时以比接輿”的隐士高人的由衷赞赏。类似诗还有《访陆处士羽》：“所思不可见，归鸿自翩翩。何山赏春茗？何处弄春泉？莫是沧浪子，悠悠一钓船？”又访不遇，徒生思念，发为想象之词。

皎然有《赋得夜雨滴空阶送陆羽归龙山》一诗。这里的龙山可能是会稽龙山。《唐才子传》：“时鲍防尚书在越，羽往依焉。”据傅璇琮先生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鲍防于大历五年入朝任职方员外郎前，为浙东观察使薛兼训的从事。

后来大历十四年韩滉出任苏州刺史、浙江东西道观察使后又引鲍防为辅佐，历时四年。在浙东为官时期的鲍防，儒雅爱才，其任所成为文人的荟萃之地。穆员《工部尚书鲍防碑》说“自中原多故，贤士大夫以三江五湖为家，登会稽者如鳞介之集渊薮，以公故也”。<sup>16</sup>陆羽也慕名往依。

灵澈

俗姓汤，会稽人。刘禹锡《澈上人文集记》回忆自己幼年时曾跟灵澈、皎然学诗：“初上人人在吴兴，居何山，与昼公为侣。时予方以两髦执笔砚，陪其吟咏，皆曰孺子可教。”刘禹锡从二僧总角执笔砚学诗，约在建中三年左右，<sup>3</sup>可见皎然与灵澈交游之早。

灵澈是在自己的诗歌启蒙老师严维去世后，为寻找新的诗友才往赴吴兴的。严维是越州人，至德二载进士及第后，“以家贫亲老，不能远离，授诸暨尉，时已四十余岁”，此后至大历后期的约二十余年，常在越州，卒于建中末（见《唐才子传》）。刘禹锡《澈上人文集序》说：“（严）维卒，乃抵吴兴。”灵澈到吴兴后，居何山。时皎然居杼山。关于二人往来切磋诗艺，《唐才子传》说“与皎然居何山游讲”，刘禹锡《澈上人文集记》说与皎然“讲艺益至”。二人既一见如故，互为诗友，德宗建中三年，皎然写《赠包中丞书》，向地方官包佶推荐灵澈，包佶又以书荐之于李纾，于是扬名。<sup>4</sup>可见灵澈诗名从建中初到贞元初的渐高，是和皎然的扬举分不开的。皎然诗集里有关和灵澈交游的作品有《妙喜寺高房期灵澈上人不至重招之一首》《山居示灵澈上人》《宿法华寺简灵澈上人》《送灵澈》等多首。

秦系

《新唐书》卷一九六《隐逸传》：“字公绪，越州会稽人。”《唐才子传·秦系传》文本于此。据《唐才子传校笺》，秦系于上元元年前后移居剡山，大历后期仍居于此。皎然与之唱和交游甚密，集中与之酬唱的有八首之多。其中《酬秦山人见寻》表现来者无心，待者无意，一片潇洒尘外的意境，可见二人的同道相契。《全唐诗》卷二六〇秦系《奉寄昼公》诗云：“蓑笠双童傍酒船，湖山相引到房前。困蕉何事教人见？暂借空床守坐禅。”可见秦系对皎然生活风貌的赞赏和两人的深分。

皎然赠秦系诗《酬秦山人赠别二首》有“姓

被名公题旧里(句下自注:秦君里),诗将丽句号新亭(句下自注:丽句亭)。关于丽句亭,《全唐诗》卷二七四戴叔伦也有《题秦隐君丽句亭》:“北人归欲尽,犹自往萧山。闭门不曾出,诗名满世间。”由此,丽句亭当在秦系的会稽山居。皎然所说的命名“秦君里”、“丽句亭”的“名公”,可能是钱起和苗发。《全唐诗》卷二六〇秦系《山中奉寄钱员外兼简苗发员外》:“高吟丽句惊巢鹤,闲闭春风看落花。”关于钱起的行踪,《全唐文》卷三一九钱起小传有一个概括的介绍:“大历中官司勋员外郎、司封郎中,终考功郎中。”而钱起诗有《九日宴浙江西亭》:“诗人九日怜芳菊,筵客高斋宴浙江。……四子醉时争讲习,笑论黄霸旧为邦。”可见钱起于大历年间即官任上到过江浙一带,而与秦系有山居之游赏。秦系以“丽句”赞美钱、苗二人的诗,则、二公可能吟唱之余一时兴起,题秦系山中亭子为“丽句亭”,又题秦氏所居里巷为“秦君里”。

皎然还有《酬秦山人出山见呈》《酬秦山人见呈》二诗,作于大历末年秦系因离婚开罪于妻族而出剡山、流寓泉州时。<sup>⑤</sup>

#### 韦应物

据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韦应物系年考证》,德宗贞元四年,五十二岁的韦应物由左司郎中改任苏州刺史,至贞元六年岁暮或七年春初罢苏州刺史任,闲居于苏州永定寺。皎然与他的往来就在这段时间。韦应物有《寄皎然上人》诗,皎然答以《答苏州韦应物郎中》。据《唐才子传》卷四:“时韦应物以古淡矫俗,以尝拟其格,得数解为贄,韦心疑之。明日,又录旧制以见,始被领略。曰:‘人各有长,盖自天分。子而为我,失故步矣。但以所谐,自各可也。’公心服之。”《唐诗纪事》也记载了此事,文字略有出入。所载不知属实与否,但比起皎然与颜真卿、陆长源、卢幼平等其他官员的诗歌酬唱数量来,他与韦氏之间的唱和仅各一首,可见关系并不十分密切。《唐才子传》透露了个中消息:韦氏喜古淡,可能不喜欢皎然作品的纤丽。皎然矫丽以投合韦氏,可见尘心未尽,欲投好于官方之人。

皎然集中出现较频的官方文人还有皇甫曾(六首)、陆长源(八首)、卢幼平(八首)、袁高(五首)、李纵(八首)。

相对于皎然,清江的交游要少得多。清江为守真弟子,大历二至四年从守真求法(见皎然《唐杭州灵隐山天竺寺故大和尚塔铭并序》)。大历前期,清江又回到越州。据《全唐诗》卷八一〇法照《送清江上人》:“早晚云门去,依应逐尔曹”的诗句,可能一度住在会稽云门寺。

#### 卢纶

大历前期或更早些时候,清江曾与卢纶有过酬唱交往。《全唐诗》卷二七八卢纶有《洛阳早春忆吉中孚校书、司空曙主簿因寄清江上人》:“年来百事皆无绪,唯与汤师结净因。”司空曙大历前期任过拾遗,任中因事被贬为长林县丞。<sup>⑥</sup>他任主簿当在大历前期任拾遗之前,给清江寄诗、“结净因”当在此时期。

#### 严维

会稽人严维“初隐居桐庐,慕子陵之高风。”至德二载进士及第后,“以家贫亲老,不能远离,授诸暨尉,时已四十余。”此时至大历十四年三月严郢由河南尹入为京兆尹,辟严维佐幕,严维前后二十二年在越中。其间他的交游、名气极盛,如《唐才子传》所说:“一时名辈,孰匪金兰!”同乡名诗僧清江亦为其至交。大历九年前后,清江曾游中原,十一年前后回到越中。建中年间,他又曾北游上都,并寄寓严维家中。<sup>⑦</sup>《全唐诗》卷八一二清江《宿严维宅简章八元》诗说:“莫话羁栖事,平原是主人。”又有《喜严侍御蜀还赠严秘书》《早发陕州途中寄严秘书》,可见二人的情分。清江有《早发陕州途中赠严秘书》一诗值得注意:“人家依旧垒,关路闭层城。未尽交河虏,犹屯细柳兵。”建中二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自为留侯,请求继任,被德宗拒绝。于是李惟岳就与魏博、淄青、山南东道节度使联兵叛变,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也起兵叛唐。建中四年春正月,李希烈陷汝州,东都震惊,陕州一带也告紧急。清江别严维返越当在建中二年兵乱到四年汝州被攻陷这一期间。清江晚年定居襄州,和同乡严维的交游也大致在此时结束。

### 三

从审美心理过程来看,诗歌创作的第一步首先要排除杂念,澄怀去虑,呈“入静”状态。这与禅定心理的第一步相通。从小师承皎然诗艺的刘禹锡深知“二清”等诗僧在入静方面的优长。

他在《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并引》中说：“梵言沙门，犹华言去欲也。能离欲则方寸地虚，虚而万象入，入必有所泄，乃形乎词。词妙而深者，必依于声律。故自近古而降，释子以诗名闻于世者相踵焉。”“二清”诗在这方面成为僧诗的典型。其诗作中或用山光水色、或直抒胸臆，大量表现了这种“入静”的心态。

借景物来表现心之空静的如皎然：“花空觉性了，月尽知心证。永夜出禅吟，清猿自相应”（《送清凉上人》）；“秋风落叶满空山，古寺残灯石壁闲”（《秋晚宿破山寺》）；“野花寒更发，山月暝还来”（《宿吴匡山破寺》）。清江在这方面的诗例也不少，不过比起皎然的空寂无我的境界来，清江的“入静”则更多一些孤独、落寞、惆怅，更喜欢融合一些直抒胸臆的表现。如《登楼望月寄凤翔李少尹》：“陌上凉风槐叶凋，夕阳秋露湿寒条……轩车不重无名客，此地谁能访寂寥？”《月夜有怀黄端公兼简朱孙二判官》：“月照疏林惊鹊飞，羁人此夜共无依。青门旅寓身空老，白首头陀力渐微。”

时而，他们把“入静”与佛教的空寂禅思巧妙地融为一体，亦情亦景地加以表现。如皎然：“空寂无性中，真声何起灭？”（《妙喜寺逵公院赋得夜磬送吕评事》）“积疑一念破，澄息万缘静。世事花上尘，惠心空中镜”（《白云上人精舍寻杼山禅师，兼示崔子向、何山道人》）。这种入静心态和禅思的表现，和王维的辋川绝句同出一辙。缘于禅僧云山高蹈的特定生活环境，“二清”诗由所见所闻中融入所感，表现得更加真切。值得一提的是，从皎然、清江的诗作来看，他们与名士公卿广泛结识、频繁交游酬唱，并非毫无功利之心的人。这其实反映了中晚唐时江南诗僧的世俗化以及儒释合流的趋势。当时文人借佛禅以求得精神解脱，僧人借名士推举而扬名、以提高在僧众中的地位。中晚唐诗一变初盛唐诗的情志抒发，趋向纯文学的言情之路，加上“二清”所具有的江南文人那种纤细善感的性格和诗风，其诗表现出一些离愁别恨的人之常情和世俗成分，就不奇怪了。尽管如此，他们的作品以僧人特有的禅定心理优势，来表现诗悟前的入静心态，还是十分生动、别具一格的。

佛家本提倡“象教”。所以佛教又被文人叫

做“象教”，如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诗有“因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我国文学的形象思维受佛教“象”说的影响极深，如刘勰所描述的“神用象通”；王昌龄《诗格·论意》“文章是景（影），物色是本，照之须了见其象也。”身兼诗人和僧人的皎然当然深知诗中“意象”选择及其对于立意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喻示佛法离不开“象”：“如释氏顿教学者，有沈性之失，殊不知性起之法，万象皆真。”他力倡诗要以“精思”搜“万象”：“夫诗者，众妙之华实，六经之菁英，虽非圣功，妙均于圣。彼天地日月，玄化之渊奥，鬼神之微冥，精思一搜，万象不能藏其巧”（《诗式》）。

“二清”诗的诗禅互喻，在僧诗中也是很有代表性的。这些诗都作到了本体未出而禅义自现、禅趣横溢。其诗示禅所借景物喻体多为月、云、风等清空恬静者，其中“月”出现的频率相当高。如皎然《送灵澈》《赠融上人》诗中，心月为一，自然天成。清江诗中月的意象也不少，如“月到楼南山独遥”、“月照疏林惊鹊飞”、“到时瞻塔暮，松月向人寒”等，仅《登楼望月寄凤翔李少尹》一诗中，“月”就重出三次。除“月”外，“云”也是“二清”诗比喻禅义的常用意象。皎然诗中的云意象高频出现，突出表现了钟爱之情。如《溪云》：“有形不累物，无迹去随风。莫怪长相逐，飘然与我同。”其底蕴和清江的“野云摇曳本无情”同出一辙，充分表现了超然世外的情致。除用云来比喻禅心外，“二清”诗更多的是表现以云为友，或用云自况。如皎然《题湖上草堂》：“茅草白云留我住，世人何事得相关？”《酬秦系山人见寄》“山僧待客无俗物，惟有窗前片碧云”；《送僧归洞庭》：“从来湖上胜人间，远爱孤云独自还”；《题竹木上》：“心似孤云无所依，悠悠世事何需觅！”比起皎然所用者，留存不多的清江诗中云的意象使用较少，而“风、雨、雪”使用较多，比起皎然绝句的清丽飘逸来，更多一份悠悠愁情和身世感。

“二清”诗的高妙之处不仅在于入静和诗禅互喻，更在于诗悟的表现。诗悟是“入静”中的灵动，灵感一触，豁然心会。苏轼《送参寥师》说：“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刘禹锡《谒柱山会禅师》也说：“静见玄关启，歆然初心会。”只有使心灵空间虚怀若谷，才能迎来李白所自道

的“笔走群象，视通神明”那种意象飞动、情如潮涌的审美心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达到诗悟。皎然在这方面是高手。这缘于他的创作实践和诗论功底。他在《诗式》中，讲求组合意象来造“境”，在“境”中表现诗悟的立意，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神王”：

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成篇之后，观其气貌，有似等闲，不思而得，此高手也。有时意静神王，佳句纵横，若不可遏，宛如神助。不然，盖先积精思，因神王而得乎？

在皎然看来，要达到诗悟，关键在于这种“取境”，即造“境”。其作中除《诗式》外，还频频提到“境”：“释事情已高，依禅境无扰”（《奉酬颜使君真卿、王员外圆宿寺兼送员外使回》）；“从遣鸟喧心不动，任教香醉境常冥”（《同李著作纵题尘外上人院》）；“高明依月境，萧散蹑庭芳”（《因游支硎寺寄邢端公》）；“偶来中峰宿，闲坐见真境”（《宿山寺寄李中丞洪》）；“境净万象真，寄目皆有益”（《茗溪草堂自大历三年夏新营泊秋及春……》）；“释印及秋夜，身闲境亦清”（《酬乌程杨明府华将赴渭北对月见怀》）。皎然常用整首诗创造出一个有时空范围和逻辑秩序的“境”。著名的例子如《寻陆鸿渐不遇》，诗人用质朴不加藻饰的诗笔，创造出一个“尘外之境”，一个高人形象便凸现出来了。类似例子又如《秋居法华寺下院望高顶赠如献上人》《法华寺上方题江上人禅空》等。比起皎然的用景物意象组合成整首诗的“境”来表现禅思来，清江则更多地在抒情写景中融入一己的生活常情，灵动地表现禅悟。如《送赞律师归嵩山》：“雪路侵溪转，花宫

映岳看。到时瞻塔暮，松月向人寒。”《精舍遇雨》：“空门寂寂淡吾身，溪雨微微洗客尘。卧向白云情未尽，任他黄鸟醉芳春。”

“会稽二清”在文学史上是一个被忽略了的名词。其中，除皎然诗论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外，二位诗僧的文学创作优长及在中晚唐的江南僧诗中的典型性，均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由上所述，“会稽二清”在唐诗的特定地域、群体中具有代表性，其诗歌在入静、诗禅互喻、意境表现方面的特色，在僧诗中也颇具典型性。是以略述拙见，作为引玉之砖。

#### 注释：

- ① 据刘长东《试论唐代的诗僧与僧诗》，见《闽南佛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
- ② 见《文苑英华》卷七八六所载皎然《唐杭州灵隐山天竺寺故大和尚塔铭并序》。
- ③ 见拙文“刘禹锡与僧人的交游”，《唐代诗禅关系探赜》，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
- ④ 见《刘宾客文集》卷十九刘禹锡《澈上人文集记》，《宋高僧传》卷十五《唐会稽云门寺灵澈传》。
- ⑤ 事见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卷三。
- ⑥ 见傅璇琮“司空曙考”，《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版。
- ⑦ 见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

#### 参考文献

- [1] 董诰. 全唐文·卷五百四十四[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2] 赞宁. 宋高僧传·卷十五[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 [3] 尹占华. 大历浙东和湖州文人集团的形成和诗歌创作[J]. 文学遗产, 2000(4): 65-73.
- [4] 董诰. 全唐文·卷三九四[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5] 全唐诗·卷七百八十八[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 [6] 董诰. 全唐文·卷七八三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On Two Poets of Guiji

LU Yan-p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Shaoxing University, Shaoxing 312000, China)

**Abstract:** Of the poets in the middle and late periods of the Tang Dynasty, the poets of monks occupy an important position and among them Qing Zhou and Qing Jiang are two outstanding ones. This article is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s of Qing Zhou and Qing Jiang and the typical features of their poems.

**Keywords:** two poets of Guiji; rujing; poetry of meditation; creation of poetic imagery; poetic insight

(责任编辑 张文鸯)